

# 求智慧枕边书



○ 研究学问与人生修养  
关于治学和做文章  
我的治学经历与体会



○ 一生在寂寞中行走  
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 
你要活得洒脱些  
谈独立思考



# 求识智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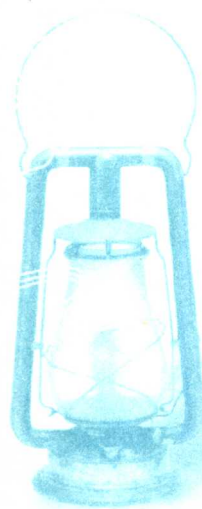


○ 人生在创造  
交友待客之道  
我的处世哲学  
不要抛弃学问  
人与人之间  
为智慧所累

邓九平◎主 编

# 求 识 智 慧

邓九平◎主编



◎ 同心出版社

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试为蔡先生写一笔简照 ..... | 蒋梦麟(2)  |
| 怀念我的老师 .....     | 苏步青(5)  |
| 敬悼俞平的先生 .....    | 钟敬文(9)  |
| 爱的教育 .....       | 费孝通(17) |
| 我的老师董秋芳先生 .....  | 季羨林(20) |
| 高小老师夏育轩 .....    | 任继愈(24) |
| 悼朱光潜先生 .....     | 李泽厚(27) |
| 纪念我的老师王玉田 .....  | 史铁生(30) |
| 研究学问与人生修养 .....  | 李大钊(36) |
| 不要抛弃学问 .....     | 胡适(39)  |
| 治事如治学 .....      | 林砺儒(41) |
| 怀疑与学问 .....      | 顾颉刚(45) |
| 漫谈自学 .....       | 夏承焘(47) |
| 关于治学问和做文章 .....  | 俞平伯(50) |
| 治学漫谈 .....       | 苏步青(55) |
| 我的治学态度 .....     | 金景芳(60) |
| 学问与趣味 .....      | 梁实秋(62) |
| 治学的门径 .....      | 张岱年(65) |
| “上大学” .....      | 启功(71)  |



# 梦求智慧枕边书

## 求识的智慧

②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我的治学经历与体会 ..... | 杨振宁(78)  |
| 世故三昧 .....      | 鲁 迅(88)  |
| 谈独立思考 .....     | 茅 盾(91)  |
| 沉 默 .....       | 朱自清(93)  |
| 寂 寞 .....       | 陆 蠡(97)  |
| 遗 憾 .....       | 金克木(101) |
| 谈寂寞 .....       | 徐中玉(104) |
| 人生在创造 .....     | 王得后(109) |
| 何妨孤独 .....      | 陈世旭(113) |
| 说奉承 .....       | 贾平凹(118) |
| 关于崇高 .....      | 王小波(122) |
| 沉 默 .....       | 赵丽宏(125) |
| 渴望苦难(节录) .....  | 马丽华(127) |
| 一生在寂寞中行走 .....  | 王开林(129) |
| 谈交友 .....       | 朱光潜(134) |
| 谈助人 .....       | 钱歌川(141) |
| 谈友谊 .....       | 梁实秋(145) |
| 谈交友 .....       | 钱钟书(149) |
| 交友待客之道 .....    | 邓 拓(158) |
| 论友谊 .....       | 严文井(161) |
| 说朋友 .....       | 思 果(165) |
| 谈友谊 .....       | 周 涛(170) |
| 请 客 .....       | 王 力(175) |
| 说请客 .....       | 贾平凹(178) |

危机人生太极



# 梦求智慧枕边书

## 求识的智慧

③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相见以诚 .....      | 郭沫若(182)  |
| 宽 容 .....       | 顾颉刚(185)  |
| 善与恶 .....       | 钱 穆(192)  |
| 说“忍” .....      | 陈子展(196)  |
| 论诚意 .....       | 朱自清(200)  |
| 人与人之间 .....     | 钱歌川(204)  |
| 节 操 .....       | 曹聚仁(207)  |
| 独 笑 .....       | 施蛰存(209)  |
| 三笑记 .....       | 金克木(212)  |
| 随遇而安 .....      | 汪曾祺(216)  |
| 谈舒服 .....       | 思 果(226)  |
| 善 良 .....       | 王 蒙(230)  |
| 旷达篇 .....       | 杨 闹宇(233) |
| 安分守己 .....      | 戴厚英(236)  |
|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..... | 鲁 迅(240)  |
| 论气节 .....       | 朱自清(242)  |
| 绝顶聪明和额外愚蠢 ..... | 陈子展(247)  |
| 谈休息 .....       | 朱光潜(249)  |
| 谈痛苦 .....       | 臧克家(254)  |
| 谈 天 .....       | 钱歌川(257)  |
| 学说话 .....       | 金克木(260)  |
| 芸斋琐谈 .....      | 孙 犁(264)  |
| 苦 味 .....       | 张岂之(273)  |
| 你要活得洒脱些 .....   | 韶 华(276)  |

危机人生太极

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我的处事哲学 .....          | 王 蒙(279)   |
| 且看小人 .....            | 杨 闻 宇(288) |
| 说花钱 .....             | 贾平凹(291)   |
| 珍惜愤怒 .....            | 毕淑敏(295)   |
| 为智慧所累 .....           | 艾 云(298)   |
| 广博·勤奋·赶超 .....        | 谈家桢(302)   |
| 和青年朋友谈学习 .....        | 钱伟长(306)   |
| 学与识 .....             | 华罗庚(310)   |
| 白首学徒的话 .....          | 柯 灵(319)   |
| 信 仰 .....             | 严文井(320)   |
| 说谦虚 .....             | 吴 晗(323)   |
| 与自学青年朋友共勉 .....       | 吴小如(326)   |
| 功到自然成——写给在校的同学们 ..... | 杨 乐(330)   |

# 薪火的相传



## 试为蔡先生写一笔简照

蒋梦麟

光绪己亥年的秋天，一个秋月当空的晚上，在绍兴中西学堂的花厅里，佳宾会集，杯盘交错，似乎兰亭修楔和桃园结义在那盛会里杂演着！

忽地里有一位文质彬彬，身材短小，儒雅风流，韶华三十余的才子，在席间高举了酒杯，大声道：

“康有为、梁启超，变法不彻底，哼！我！……”

大家哄堂大笑，掌声如雨打芭蕉。

这位才子，是二十岁前后中了举人，接连成了进士，翰林院编修，近世的越中徐文长。酒量如海，才气磅礴。论到读书，一目十行。讲起作文，斗酒百篇。

一位年龄较长的同学对我们这样说。

这是我们学校里的新监督，山阴才子蔡鹤卿先生。子民是中年改称的号。

先生作文，非常怪癖，乡试里的文章，有这样触目的一句：“夫饮食男女，人生之大欲存焉。”他就在这篇文章中了举人。有一位浙中科举出身的老前辈，曾经把这篇文章的一大段背给我听过，可惜我只记得这一句了。

记得我第一次受先生的课，是反切学。帮、旁、茫、当、汤、堂、囊之类。先生说，你们读书先要识字。这是查字典应该知道的反切。



二三十年后先生在北京大学校长任内，学生因为不肯交讲义费，聚了几百人，要求免费，其势汹汹。先生坚执校纪，不肯通融。秩序大乱。先生在红楼门口挥拳作势，怒目大声道：“我给你们决斗！”包围先生的学生们纷纷后退。

先生日常性情温和，如冬日之可爱，无疾言厉色。处事接物，恬淡从容。无论遇达官贵人或引车卖浆之流，态度如一。但一遇大事，则刚强之性立见，发言作文，不肯苟同。

故先生之中庸，是白刃可蹈之中庸，而非无举刺之中庸。

先生平时作文适如其人，平淡冲和。但一遇大事，则奇气立见。

“杀君马者道旁儿，民亦劳止，汔可小休。”这是先生五四运动时出京后所登之广告。

先生做人之道，出于孔孟之教。一本于忠恕两字。知忠，不与世苟同；知恕，能容人而养成宽宏大量。

先生平时与梁任公先生甚少往还。任公逝世后，先生在政治会议席上，邀我共同提案，请政府明令褒扬。此案经胡展堂先生之反对而自动撤销。

我们中国人可以说没有一个人不在不知不觉间受老子的影响的。先生亦不能例外。故先生处事，时持“水到渠成”的态度。不与人争功，不与事争时，别人性急了，先生常说“慢慢来”。

一位在科举时代极负盛名的才子，中年而成为儒家风度的学者。经德、法两国之留学而极力提倡美育与科学。在教育部时主张以美育代宗教。在北京大学时主张一切



梦求智慧枕边书

求识的智慧

学问当以科学为基础。

在中国过渡时代，以一身而兼东西两文化之长。立己立人，一本于此，到老其志不衰，至死其操不变。敬为挽曰：“大德垂后世，中国一完人。”

（原载 1940 年 3 月 24 日重庆《中央日报》。选自《蔡元培先生纪念集》中华书局出版社 1987 年 7 月第 1 版）



## 怀念我的老师

苏步青

当我翻阅精装的《苏步青数学论文选集》，心头总是那么激动。除了专著之外，这些论文就是我几十年日夜奋斗留下的文字硕果。在欣喜之余，我的脑海里总会浮现几位启蒙和引路的老师。没有他们的教导，我怎么会有今天的成就呢？

我出生于浙江省平阳县北港山区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，童年就参加割草、喂猪、放牛等辅助劳动。十岁那年，我父亲借了几块钱，送我到离家一百多里的平阳县惟一的一所小学当了插班生。

平阳县的语言很复杂，北港山区讲的是闽南话，而县城讲的却是温州方言。当时我连学话都来不及，书当然念不好，小孩子又好玩，第一学期结束，我的成绩全班倒数第一名。

第二年，我的家乡北港开办了一所小学，我便到那里继续念书。虽然这里不像县城语言复杂难懂，但是上学的大多数是富家子弟，我常受到欺侮和歧视。有一次，我写了一篇作文，其中有两句比较好的语句，有个教师竟怀疑不是我写的，在作文本上批了个“差”字。对此，我十分反感，以不听课的方式，对抗这位老师的蛮横无理。结果，这学年我又一次得到倒数第一名，差点不及格。

新学年开始了。新来的陈玉峰老师是一位正直可亲的读书人，他从不歧视穷人家的孩子。不久，陈老师发现



我比较沉默寡言，就主动接近我，对我说：“你是聪明的学生，你家穷，父亲宁愿让全家吃杂粮，却把大米省下来，送你上学念书；而你读书却无精打采，这对得起你父亲吗？”

我听了马上说：读书，读书，有什么用？文章做得好，还说不是我做的。查清楚了，还给我批‘差’字，这不是存心在刁难我吗？

“不！文章好坏，不是哪位老师可以决定的。”陈老师对我的想法进行开导：“个人的前途，要自己去争取，我看你的资质不差，只要好好努力，一定会成为有用之材……”陈老师的话，讲到我的心坎上。我想，是啊，呕气有什么用，这对得起老师，对得起父母吗？从这以后，我开始集中心思学习。这学年结束时，我竟获得全班第一名。以后每次考试，我都名列前茅。至今想起这件事，我仍非常感激陈玉峰老师，是他耐心的教导，使我走上为学的长途。

1915年，我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设立在温州的浙江省第十中学。就在上二年级时，学校聘请了一位姓杨的老师。他教我们数学。数学一向比较枯燥乏味，但杨老师的数学课却非常吸引人。他是从日本留学回国的，带回不少科学杂志，常常教我们阅读这里的数学知识和习题。特别是那些很有意思的习题，把我吸引住了。我开始对数学发生兴趣，把过去读文史书籍的时间，几乎都用来钻研数学了。幸而我以前曾刻苦学习语文，对语文有坚实基础，所以这时可充分腾出时间来钻研数学。

有一天，杨老师找我谈话：“你的作文写得好，文史知识也很丰富。可是，我们的国家现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，谈那些古老的历史、文学就能救国吗？”杨老师直截了当地宣传“科学救国”的道理。在上课的时候，杨老师谈到我们

中华民族受到列强凌辱的历史，就激起我学好数学的强烈欲望。我终于向杨老师表示：“我想多学点数学，请多加指教。”老师满腔热情地接受我的要求，只要我去找他，他总是尽力地给我以帮助。我不管酷暑严冬，还是霜晨晓月，都抓紧时间读书、思考、解题、演算，在数学上取得比较好的成绩。为了证明三角形内角之和等于两个直角这一定理，我采用大同小异的二十种方法，并写成一份论文，被送到当时浙江省的一个学生作业展览会展出。

由于我在这方面学习崭露头角，引起了中学洪颜远校长的关注。当时洪校长兼教平面几何，看到我勤奋学习，常在自修时看我的作业本，每看一道题，就露出一丝笑容，有时频频点头。

有一天，洪校长把我叫到办公室，问了我的学习情况，又讲了一些鼓励的话，便告诉我说：

“我要调离学校，到教育部去工作。你毕业后可到日本学习，我一定帮助你。”

那年中学毕业，我想起洪校长的嘱咐，便写信告诉洪校长。不久，我就收到二百块银元。我捧着白花花的银元，激动地流下热泪。洪校长不仅在数学方面引导我走上成才之路，而且从经济上给了我及时的资助。我非常感激，因为这是我一生事业的转折点。

1917年秋天，我乘上日本海轮，从上海驶往日本。洪校长又寄来临别赠言：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，要为中华富强而奋发读书。”短短的几句话，我却铭刻在心，并且一直鼓励我要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尽力。

在日本留学期间，我又接触东京帝国大学数学系著名几何学家洼田忠彦教授，他是我数学论文的指导老师。



洼田教授对我要求非常严格，每周检查一次，要我汇报学习情况、存在问题和对问题的想法。这种指导方法，对我独立思考、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。

有一次，我有一道解析几何难题解不出来，去向洼田先生求教。教授不正面回答我的问题，只说：

“你去查查沙尔门·菲德尔的《解析几何》吧。”这本书有厚厚的三大本，近两千页。回来一看，暗想：这书何年何月才能读懂念完呢？我一面埋怨老师不具体指导，一面不得不硬着头皮啃。等啃完这套书，我对洼田教授充满了无比感激之情。因为这套书不但解决了我的具体问题，而且更重要的是，使我掌握了终生有用的基础知识。

时间过去六七十年了，但老师的教导，我仍念念不忘。在旧中国，我受到“科学救国”的影响，也很想为国家尽力，但那是不可能的，政府腐败无能，有科学也难救国。今天，党为我们创造了良好的条件，向现代科学进军，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加促社会主义建设，已是十分紧迫的事了。老师教给我的知识和技能，就应该为四化建设多做贡献。我们要热爱老师，尊敬老师。当了老师，就要自重自爱，更加关心年青一代学生，使他们尽快成为栋梁之才，这也是新一代教师的历史使命。

所有为我的成长、进步付出辛勤劳动的老师，我都永远怀念他们！

1986年10月



## 敬悼俞平伯先生

钟敬文

千年诗垒焕新容  
青兕初来气吐虹  
春草落花人代速  
岗头矗立见苍松

——祝贺俞平伯先生学术活动 65 周年二绝之一(1986 年 1 月)

10 月 23 日上午,我从昌平开完“吉林故事卷”终审会回到学校寓所。少息之后,随手翻阅书几上本月 20 日出版的《文艺报》,在第一版上看到俞先生逝世的消息。再检看 17 号的《光明日报》(在昌平六亭饭店的几天里,因为工作忙,没有找报看),也有同样的报道,用的是新华社的稿子,姓名前并冠以“著名文学家”的称号。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,一时使我不禁愕然。

不错,俞先生已经享受了人生的高年,并且从青年时代起,就为了祖国的新生和光荣,在文艺和学术的领域里竭尽聪明才智、取得了光辉的成绩。他今天的逝世,从他个人看,可以说是没有什么遗憾了。但这到底是理智上的说法。从我们的感情上说,却总觉得他还应该活得长久



些。他的突然离去，总不免给我们留下惋惜和绵绵哀思。

我和俞先生的交往，并不算早（虽然也已经 40 多年了）。但是长时间通过学艺上的接触——心灵的接触，对我来说，我们的关系却是并不浅显的。这得回溯到“五四”时期，俞先生年龄上虽然只大我 3 岁，但他在文化的接触和滋养上，却比我大大占了优势。他出身书香门第，很早就进了北京大学。而这所大学恰好是新文化运动的大熔炉。他在时代风云的感召下，从此毅然投入新文化阵营。他抛开旧诗，改作新诗——他成为当时北大学生中间创作新诗成绩比较突出的两诗人之一（另一位是康白情）。除新诗之外，他也写作社会、诗歌评论及抒情散文。他是早期新思想、新文学团体新潮社和文学研究会（稍后还有语丝社）的重要成员。

俞先生在“五四”前后的学艺成绩是很显著的。他连续出版了新诗集《冬夜》（1921）、《西还》（1924）、刊行了文艺论考集《红楼梦辨》（1923）和散文集《剑鞘》（与叶圣陶合作，1924）。此外还有一些别的作品发表（如《雪朝》诗集里的专辑）。但只从上述著作中，我们也可想见他的创作力的健旺和影响力的巨大了。当时 20 岁左右的我——一个爱好文艺的青年，正是被这种新文化潮流推动着前进的（虽然在稍后的时期里，我逐渐在学艺上摸索出自己的道路）。

我初入学艺界，在文艺创作和学术探索上，都曾受到俞先生的影响。在这里，我试举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。1928 年冬，我在杭州写了一篇题为《西湖的雪景》的散文（这篇文章，稍后收入我的散文集《西湖漫拾》，并被一些选



本所选载,知道的人是比较多的),内容是讲雪中游西湖(踏雪登韬光寺)的观察和感兴。它与俞先生的名文《陶然亭的雪》粗看去尽管只有题目中的对象(雪)彼此相关,其它并无什么雷同的地方,而我至今也不能明确指出它所受影响的痕迹。但从当时的情形看,它无疑是受过《陶然亭的雪》的启发的(选题方面的启发)。

此外,对文艺的理解,我当时也多少有得益于俞先生的地方。俞先生在20年代曾在《诗》杂志上发表过一篇《诗底进化的还原论》的论文(1922),是主张诗的群众化的。据他自己说,该文受了列夫·托尔斯泰艺术论的影响。这自然不错。但是,从这种思想产生的现实背景看,却与当时学界盛行的“平民主义”密切相关。我当时也是托氏《什么是艺术》中有关见解的信奉者,又是受着“平民主义”熏陶的知识分子,但头脑中这种文艺观念(诗的群众化)尚较为漠然。而俞先生却对它作了条分缕析的论述。这就不但唤起了我的共鸣,而且也使我在观念上更加明晰和确定。也就是说,他的论文,使我在文艺思想上沾了光。

在新文化运动后的那段时期里(约10年左右),我和许多文学青年一样,在学艺上受到俞先生等先驱者们学绩的滋润,对于这一点,我们不仅当时已意识到,而且是对他们怀着敬慕和感谢之情的。这自然反映到我们的文字上。记得那是1939年的冬天吧,我写了一篇《平伯君的散文》,是抒情地写述我对他的散文集《杂拌儿》的感应的。文章一开头就说:“近来常常来往西湖堤上,每到西泠桥附近,望见了遥对着南岸诸山的俞楼,便教我想起曲园老人和他的曾孙平伯君。”在这段文章的后半又说:

危机人生太极